

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溢出效应研究^{*}

鄢 翔 张人方 黄 俊

【摘 要】本文以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发布前后年度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利用准则的错层实施方式,基于审计师的外溢效应视角,检验了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对审计师行为及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与 A+H 股公司共享审计师的 A 股上市公司,在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发布后审计质量显著提升,且这一积极影响主要源自共同审计师而非共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 A 股上市公司为非国有性质、注册地位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及业务复杂度越高时,上述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更显著。该研究为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效果及作用范围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投资者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信息。

【关键词】关键审计事项 共同审计师 外溢效应 审计质量

一、引言

为了提升审计报告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和责任感,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FRC)、欧盟委员会(EC)、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以及我国财政部相继推出了针对审计报告的改革,在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关要求。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最具争议的话题是关键审计事项能否提升审计质量,以及会给审计师带来怎样的影响。为检验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效果,多数研究着眼于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Lineke等,2017;Pran等,2016;Louis等,2017)以及是否会增加审计师的感知责任(Kelsey等,2016;Christine等,2016;Pranil和Parmod,2017)。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准则实施的经济后果,但由于研究方法及数据上的差异,导致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利用我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作为外生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从共同审计师外溢效应的角度,检验了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对公司审计及其质量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直接检验了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内容及要求是否对审计师的行为产生影响并以此提升审计质量,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可借鉴的信息。二是研究样本不存在关联的情况。同时,利用外生事件,构造DID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并得到较为干净的结论。三是拓展了制度环境影响审计供给的研究范畴,从共同审计师外溢视角发现了不同环境中同一审计师特征的保留及传递效应,提供了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影响的直接证据,加深了投资者对公司审计的认识,为投资者获取相关信息提供了新的参考。

二、制度背景

“二元制”标准的审计报告,内容简单,形式统一,所包含的信息量较少,已经无法满足报表使用者

^{*} 鄢翔、张人方,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xiangyan.xy@foxmail.com;黄俊,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71632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7)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课题(项目批准号:CXJJ-2018-304)的资助。

决策时的信息需求,为此,世界各国都相继推出了针对审计报告的改革,实施或完成对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报告中的披露。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于2013年6月发布了修订后的审计报告准则“SIA UK and Ireland 700”,规定在审计报告中增加描述重大错报风险(RMM);次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审计修改方案中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中披露持续经营能力意见并提供审计师的个人签名;2015年1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发布了修订的“ISA 700”以及“ISA 701”,要求2017年实施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在其审计报告中增加讨论关键审计事项(Key Audit Matters),并对其范围作出规定;2017年6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也通过了针对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Critical Audit Matters)的改革。

2016年12月23日,我国财政部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12项准则,要求2017年在所有A+H股上市公司中实施,并于2018年扩大到所有A股上市公司。

三、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

(一)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

在市场反应方面,Lennox等(2016)利用英国数据,发现在短期窗口中,审计报告中所披露的重大错报风险没有被投资者所利用,而长期市场表现虽然反映了公司会计信息层面的不确定性,但没有提供增量信息。

投资者决策影响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具备公司核心信息,因此对投资者决策的借鉴意义不大。Pran等(2016)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段对银行董事感知的财务报告以及审计报告质量并无影响,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信贷审批决策。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关键审计事项提供了公司层面的特定信息,因此能够替代原有“二元制”标准的审计报告成为投资者决策判断的重要依据(张继勋和韩冬梅,2014; Reid等,2015; Louis, 2017)。进一步区分投资者类别后,有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显著影响非专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Brant, 2014)。而反对观点则认为非专业的投资者在处理专业信息时存在困难,因此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只存在于专业投资者当中(Annetie等,2016)。

审计师责任影响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关键审计事项充当了公司财务风险的“指示剂”,可以降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人员责任承担(Steven等,2014),且相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实际面临的法律或诉讼风险不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风险相关事项能更好地充当审计师的“免责声明”(Steven等,2014; Brown等,2015; 韩冬梅和张继勋,2018)。另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外界投资者,审计人员能够获取更多公司相关的信息,在审计人员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同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后,若公司被查出存在重大风险漏洞或遭到起诉,审计人员的“隐而不报”,会加剧诉讼风险及责任认定(Christine等,2016)。

综上,现有文献大多从审计师责任角度考察,缺乏对审计人员行为的直接检验。因此,对于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如何影响审计师行为及审计质量的回答显得尤为重要。

(二)共同审计师的溢出效应研究

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是财务与审计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已有文献认为,同时审计多家公司的审计师可以从客户关联公司中获取被审计公司的各类信息,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与关联公司间的资源整合。从审计师的监督功能层面,学者们通过考察客户与供应商是否聘请相同的审计师,发现共同审计师能够降低供应商企业的可操控应计项、财务重述以及盈余管理从而提升审计质量(Johnstone等,2014; 杨清香等,2015)。此外,Dan等(2016)发现,拥有共同审计师的客户与供应商,其专有投资效率提升,且当信息不对称程度上升时,专有投资比重较大的一方会倾向聘用与其客户或供应商相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并在聘用后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

共同审计师除了发挥监督职能,还充当着信息中介与咨询的角色。当上市公司进行并购时,若收购方与被收购方拥有共同审计师,收购方能够通过共同审计师获取更多标的公司信息,降低收购的不确定性,增加并购收益以及并购效率(Ye等,2015; Dan等,2015; Chircop等,2017)。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

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可能源自其他途径。利用集团样本,学者们发现,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能够通过同时提供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及非审计业务来“收买”审计师,因此处于同一审计下的集团公司,其审计费用显著增加(伍利娜等,2012),且更不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伍利娜等,2013)。

可以看出,已有关于共同审计师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相互关联”的上市公司,因而难以区分是共同审计师发挥了“外溢效应”,还是相互关联的公司对审计师进行了“收买”。且已有研究背景多基于固定的环境,缺乏对变化环境中共同审计师行为的观察。

(三)制度环境与审计师特征的研究

制度环境对审计师的影响存在着替代和互补两种观点。替代观认为,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弱时,一方面,上市公司为解决自身的代理问题以及向外界传递好的信号,往往倾向于聘请质量更高的审计师,使得公司在内部治理(Fang和Wong,2005)、IPO发行(Clarkson和Simunic,1994)以及外部融资(Copley,1995)等方面获得优势。另一方面,审计师出于自身声誉考虑,也可能在制度环境更差时提供优质的服务。

而互补观认为,较差的制度环境在降低审计师的诉讼风险的同时,也减少了上市公司对审计意见的收买成本,并降低了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Francis等,2003;Wang等,2008)。作为高质量审计的必要条件,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执业环境增进审计师的水平与独立性(注册会计师职业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另一方面,其有助于市场形成高质量的审计需求,进而在减少审计意见购买现象的同时,增加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张鸣等,2012)。在此基础上,Ke等(2015)发现,在中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会派遣更具经验的审计师到所处环境更好的A+H股公司,且这类公司受H股审计师的影响,其A股审计师的审计报告质量显著更高。刘明辉等(2015)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法律环境越好的地区,会计师事务所配置的审计师越有经验。

(四)假设提出

为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增加审计师的责任感及工作透明度,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23日发布了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并于2017年1月1日率先实施于所有A+H股公司。从审计师角度考虑,一方面,受政策影响的A+H股公司的审计师为了提高自身的审计水平,在关键审计事项相关要求出台后会针对政策内容进行审计工作调整,并花费更多的精力确定以及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相对于不受关键审计事项影响的审计师,A+H股公司审计师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与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并设计相应的审计流程,而这种获取公司信息及审计的“学习效应”一旦形成,这些审计师在同时审计A股公司时,其行为及所对应的审计结果由于外溢效应可能优于其他审计师。另一方面,由于2017年A+H股公司率先实施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这些公司的审计师将受到政府部门的重点监督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由于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带来的外部环境优化,规范了审计师的行为,并增加了审计师的诉讼风险及诉讼成本,出于这种监督及诉讼带来的“压力效应”,A+H股公司审计师将采取更谨慎的审计态度,同时倾注更多的审计投入,这种态度及投入的改变可能外溢至其审计的其他A股公司,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从公司角度考虑,对于A+H股公司,由于2017年已实施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与审计师一样会受到“学习效应”及“压力效应”的影响,从而有动机迎合政策,配合审计师的工作而提升自身的财务报告质量,因此如果直接检验A+H股公司,可能不能获得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影响的“纯效应”。加之,A+H股公司同时在内地与香港交易所上市,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审计质量可能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在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后,可能难以观察到其审计质量的变化^①。但对于A股上市公司,由于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实施要到2018年,迎合政策的可能性较低,因而通过对比与A+H股共享审计师的A股公司与未共享审计师的A股公司,可以解析出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①笔者查阅了A+H股公司在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颁布前后的审计意见,发现仅有一家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由于样本量不足以及文中所提难以区分审计师“努力”与公司“政策迎合”效应,使得无法对其审计质量进行直接检验。

假设 H1：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在 A+H 股市场生效后，与 A+H 股公司共享审计师的 A 股公司，其审计质量将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数据

本文以 2015~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对象，样本财务数据主要来自 CSMAR 数据库。所需的共同审计师数据为手工搜集 A+H 股公司 2016 年年报得到。本文对研究数据剔除了金融类、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以及研究期间上市公司被 ST、*ST 的样本。为缓解潜在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两端各 1% 的观测值进行了 Winsorize 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4992 个观测值。

(二) 变量定义

审计质量 (MAO)，采用非标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考察变量，当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MAO 取值为 1，否则为 0。共同审计师 (Common_auditor)，对应所有 A 股上市公司，其两名签字审计师中至少有一名审计师于 2016 年审计 A+H 股公司，则该变量取值 1，否则为 0。共同会计师事务所 (Common_firm)，对应所有 A 股上市公司，其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同时审计 A+H 股公司，则该变量取值 1，否则为 0。年度变量 (Year_dummy)，会计期间为 2016 年度取值 1，否则为 0。其他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交乘变量	Private	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若公司为非国有性质取值为 1，否则为 0
	Law	依据《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 版》的市场化指数将各地区分为制度环境高与制度环境低的两组，当上市公司注册地制度环境较高时，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
	Analyst	以上市公司分析师跟踪人数的中位数定义的虚拟变量，当分析师跟踪人数大于中位数取值为 1，否则为 0
	Complicate	公司复杂度，以上市公司经营业务数中位数定义的虚拟变量，公司经营业务数大于中位数取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Disacc	以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的上市公司可操纵应计项的绝对值
	Size	公司规模，为上市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公司负债率，为上市公司期末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Loss	公司当年亏损取值为 1，否则为 0
	Rec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Big10	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收入排名前十的事务所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Lnage	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Fee	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Lnauditime	公司审计天数的自然对数，审计天数等于年报公布日与截止日的间隔天数
	Roe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Currentratio	公司流动比例
	Share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三) 模型设计

本文构造了 DID 模型 (1) 和 (2) 来验证上述假设。若审计师受到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影响，提高了 A 股公司的审计质量，我们预期共同审计师或事务所变量与年度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应显著为正。

$$\begin{aligned}
 MAO = & \alpha_0 + \alpha_1 Common_audit + \alpha_2 Common_audit \times Year_dummy + \alpha_3 Year_dummy + \alpha_4 Disacc \\
 & + \alpha_5 Size + \alpha_6 Lev + \alpha_7 Loss + \alpha_8 Rec + \alpha_9 Private + \alpha_{10} Big10 + \alpha_{11} Lnage + \alpha_{12} Fee + \alpha_{13} Lnauditime \\
 & + \alpha_{14} Roe + \alpha_{15} Currentratio + \alpha_{16} Share1 + \alpha_{17} Industry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1)$$

$$\begin{aligned}
 MAO = & \alpha_0 + \alpha_1 Common_firm + \alpha_2 Common_firm \times Year_dummy + \alpha_3 Year_dummy + \alpha_4 Disacc \\
 & + \alpha_5 Size + \alpha_6 Lev + \alpha_7 Loss + \alpha_8 Rec + \alpha_9 Private + \alpha_{10} Big10 + \alpha_{11} Lnage + \alpha_{12} Fee + \alpha_{13} Lnauditime \\
 & + \alpha_{14} Roe + \alpha_{15} Currentratio + \alpha_{16} Share1 + \alpha_{17} Industry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2)$$

(四) 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拥有共同审计师的A股公司占总样本的3.6%,而拥有共同事务所的A股公司占总样本的57%;有52%的样本年度为2016年,其余48%的样本年度为2015年。其余控制变量在Winsorize处理后的分布均处于合理范围。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AO	4992	0.028	0.165	0	1
Common_auditor	4992	0.036	0.187	0	1
Common_firm	4992	0.570	0.495	0	1
Year_dummy	4992	0.520	0.499	0	1
Disacc	4992	0.063	0.067	0.001	0.369
Size	4992	22.195	1.170	19.568	25.486
Lev	4992	0.424	0.207	0.051	0.922
Loss	4992	0.094	0.292	0	1
Rec	4992	0.118	0.105	0.001	0.469
Private	4992	0.647	0.478	0	1
Big10	4992	0.611	0.488	0	1
Lnage	4992	2.099	0.861	0	3.258
Fee	4992	13.779	0.584	12.612	15.520
Lnauditime	4992	4.529	0.240	3.466	4.779
Roe	4992	0.064	0.107	-0.525	0.348
Currentratio	4992	2.337	2.275	0.253	16.171
Share1	4992	0.336	0.146	0.085	0.748

五、实证结果

(一) 主回归

表3列示了共同审计师如何影响A股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Year_dummy的系数不显著,表明2016年相比2015年上市公司整体的审计质量并没有发生改变。第(2)列回归中,交乘项Common_auditor与Year_dummy系数为0.547,在5%水平显著,说明与A+H股共享审计师的A股公司,在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发布后审计质量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假说得到验证。进一步地,我们检验该外溢效应是否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中也存在,第(3)列结果显示,交乘项Common_firm×Year_dummy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外溢效应仅存在于审计师个人层面,而不存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公司可操纵应计项、负债比例及上市年限与非标审计意见正相关;规模越大的公司更不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亏损公司得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审计收费越高、审计时间越长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

表3 共同审计师与审计质量

变量	(1)	(2)	(3)
	MAO	MAO	MAO
Common_auditor×Year_dummy		0.547** (1.96)	
Common_auditor		-0.065 (-0.20)	
Common_firm×Year_dummy			-0.139 (-0.95)
Common_firm			0.352** (2.19)
Year_dummy	0.080 (1.14)	0.051 (0.70)	0.160 (1.56)
Disacc	1.824*** (3.11)	1.822*** (3.09)	1.834*** (3.12)
Size	-0.500*** (-6.84)	-0.498*** (-6.80)	-0.501*** (-6.86)
Lev	2.027*** (6.09)	2.037*** (6.12)	2.025*** (6.07)

续表

变量	(1)	(2)	(3)
	MAO	MAO	MAO
Loss	0.354** (2.41)	0.348** (2.36)	0.354** (2.43)
Rec	-0.993 (-1.60)	-1.036* (-1.70)	-0.999 (-1.61)
Private	0.116 (0.99)	0.124 (1.08)	0.119 (1.02)
Big10	-0.006 (-0.06)	-0.020 (-0.19)	-0.240 (-1.46)
Lnage	0.210*** (2.93)	0.216*** (3.02)	0.210*** (2.88)
Fee	0.337** (2.49)	0.327** (2.41)	0.326** (2.42)
Lnauditime	0.630** (2.37)	0.655** (2.43)	0.636** (2.39)
Roe	-0.731* (-1.85)	-0.706* (-1.80)	-0.738* (-1.86)
Currentratio	-0.001 (-0.03)	-0.000 (-0.01)	-0.002 (-0.05)
Share1	-0.005 (-1.37)	-0.005 (-1.41)	-0.005 (-1.47)
Constant	0.134 (0.08)	0.098 (0.06)	0.223 (0.14)
Industry	Yes	Yes	Yes
样本量	4918	4918	4918
adj. R ²	0.286	0.289	0.289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截面测试

表 4 报告了企业性质及所处制度环境的截面测试结果。第 (1) 和 (2) 列的结果显示，相对于拥有共同审计师的国有企业，拥有共同审计师的非国有企业，其 Common_auditor 与 Year_dummy 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更大，显著性也更强，表明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使其与审计师沟通时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从而降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第二，国有企业的政治联系使其享有一定的隐性担保，因此风险承受能力更强，使得审计师认定国有企业审计风险更低，从而更不会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第 (3) 和 (4) 列的结果显示，与 A+H 股拥有共同审计师的 A 股公司，在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发布后，审计质量的提高在制度环境较弱地区更明显。对此的解释是，在制度环境较弱地区，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差，审计风险更高，由于溢出效应，审计师更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表 4 企业性质和制度环境的截面测试

变量	(1) Private=0	(2) Private=1	(3) Law =0	(4) Law =1
	MAO	MAO	MAO	MAO
Common_auditor×Year_dummy	0.666** (1.99)	0.733** (2.19)	0.460* (1.95)	0.314 (0.77)
Common_auditor	0.387 (1.00)	-0.296 (-0.73)	0.216 (0.58)	
Year_dummy	0.097 (0.74)	0.061 (0.65)	-0.031 (-0.30)	0.198* (1.7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2.876 (-0.93)	1.451 (0.74)	-1.266 (-0.56)	1.250 (0.50)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320	3056	2097	2369
adj. R ²	0.356	0.307	0.317	0.299

表 5 报告了分析师跟踪人数及公司业务复杂度的截面测试结果。第 (1) 和 (2) 列的结果显示，拥有共同审计师的 A 股公司，在分析师跟踪人数相对较多时更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对此的解释是分析师跟踪人数所代表的外在监督力量，使得审计师出具与公司实际情况不符的审计意见的成本增加。第 (3) 和 (4)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业务复杂度低的公司，交乘项 Common_auditor×Year_dummy 系数不显著，而对于业务复杂度高的公司，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较高的业务复杂度会引发大股东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Bushman 等, 2004)，提高公司的审计风险，因此，当准则颁布后，对于经营业务越复杂的公司，共享审计师的溢出效应更明显。

表 5 分析师跟踪人数和业务复杂度的截面测试

变量	(1)Analyst=0	(2)Analyst=1	(3)Complicate=0	(4)Complicate=1
	MAO	MAO	MAO	MAO
Common_auditor×Year_dummy	-0.011(-0.02)	1.061 ^{**} (2.09)	0.314(0.99)	0.787 ^{**} (2.06)
Common_auditor	0.194(0.43)	-0.367(-0.89)	-0.158(-0.33)	-0.183(-0.52)
Year_dummy	0.119(0.90)	-0.016(-0.16)	-0.050(-0.45)	0.166(1.6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100(-0.44)	0.261(0.13)	-2.708(-1.01)	3.915 [*] (1.68)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88	2469	2206	2402
adj. R ²	0.217	0.363	0.331	0.306

六、稳健性检验

(一) A+B 股共同审计师

为排除能力较强的审计师会自发地选择本身质量较好及受法律监管更为严格的上市公司的情况,参照 Ke 等(2015)的方法,使用与 A+B 股公司共享审计师的 A 股公司作为实验组,其他 A 股公司为对照组,对本文的主结论重新进行回归。A+B 股公司受到双重会计及审计制度的约束,其公司质量较只在 A 股上市的公司更高;但在 2016 年没有受到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影响。若与 A+H 股公司共享审计师的 A 股上市公司是出于审计师的自选择行为而导致其审计质量更高,则上述审计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与 A+B 股公司共享审计师的 A 股公司中也应显著。但回归结果表明,交乘项 Common_auditor × Year_dummy 与非标审计意见 MAO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排除了审计师自选择行为对研究所造成的干扰。

(二) 审计质量

由于非标审计意见可能会受到除控制变量之外的诸多不可见因素影响,因此,参照 Gul 等(2013)以及赵彦秉和李青原(2016)的做法,使用审计师激进程度(Aragg)及财务报表重述(Restatement)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对主结论进行回归。发现交乘项 Common_auditor × Year_dummy 与审计师激进程度和财务报表重述的相关系数都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三)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年度效应的影响,我们以 2014 年和 2015 年作为虚拟的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颁布年度,重新对主结论进行回归,发现不论是以 2014 年还是 2015 年作为虚拟政策颁布年度,交乘项 Common_auditor × Year_dummy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结论。

(四) 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提高样本组与对照组公司的相似性,我们以全部控制变量为基准,利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分别按 1:1 的比例构造对照组样本,再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回归,发现研究的主要结论依旧显著。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与 A+H 股公司共享审计师的 A 股上市公司在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发布后审计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关键事项审计报告的相关规定与要求通过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传递给了 A 股上市公司,具体表现为,与 A+H 股公司拥有共同审计师的 A 股公司,其审计师更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并且,该溢出效应仅存在于审计师个人层面,而不存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进一步地分析显示,对于非国有、地处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以及业务复杂度越高的公司,上述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更显著。

本研究利用我国发布实施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事件,通过审计师外溢效应检验了该准则发布后的实施效果,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参考;同时,充实了有关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经济后果的研究,为认

知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今后拟实施关键审计事项报告准则的国家提供了借鉴。最后,本研究利用非相关企业验证了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就方法论而言为如何更好地检验审计师外溢效应提供了新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 韩冬梅,张继勋.2018.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J].审计研究(4):70-76.
- 伍利娜,王春飞,陆正飞.2012.企业集团统一审计能降低审计收费吗[J].审计研究(1):69-77.
- 杨清香,姚静怡,张晋.2015.与客户共享审计师能降低公司的财务重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6):72-79.
- 张继勋,贺超,韩冬梅.2015.标准审计报告改进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人员责任——一项实验证据[J].审计研究(3):56-63.
- Annetie, G. K., Nicole V.S., Ratzinger S. and Jochen C. 2016. The Effects of Key Audit Matters on the Auditor's Report's Communicative Valu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R]. Working Paper.
- Brant, E. C., and Steven M. G., Christopher J. W. 2014. Do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in the Audit Report Change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Decision to Invest?[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 33(4): 71-93.
- Christine, G., Bowe, H., Michael, E. O. 2016. The Effects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and Accounting Standard Precision on Auditor Liability[R]. Working Paper.
- Dan, S. D., Phillip, T. L. and Lubomir, P. L. 2016. Shared Auditor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1(1): 49 - 76.
- Chirco, J., Sofia, J. and Monik, Tarsalewska. 2017. Common auditors and cross-country M&A transactions[R]. Working Paper.
- Ke, B., Lennox, C. and Xin, Qingquan. 2015. 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4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4): 1591-1619.
- Kelsey, B., Marcus, M. D. and Jonathan, H. G., Andrew R. 2016.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J].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10(2): 1-10.
- Ye, C., Yongtae, K., Jong, C. P. and Hal, D. W. 2016. Common Auditors in M&A Transac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1 (1): 77 - 99.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Standard on Reporting Key Audit Matters

Yan Xiang Zhang Renfang Huang Ju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as a sample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tandard on Reporting Key Audit Matters, this study utilizes 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mpact of the standard in question on auditors' behavior and the company's audit qua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illover effec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share common auditors with A+H shares companies has been improv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standard. In addition, such improvement is mainly due to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ommon auditors but not common audit firm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mmon auditor spillover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the A-share companies that are controlled by private capital, located in areas with poo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followed more financial analysts with more complex busines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 on Reporting Key Audit Matters and reference to investors and policymakers.

Key words: key audit matters, common auditor, spillover effect, audit quality

(责任编辑:郭旭)